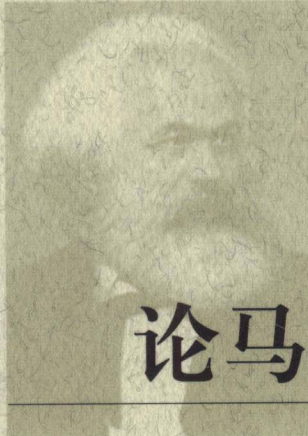




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郭 强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郭 强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郭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04-9053-1

I. ①论… II. ①郭… III. ①马克思 - 研究方法 - 研究
IV. ①A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5870 号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一部探讨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力作

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研究得以进行的逻辑前提，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指导，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理论观点，得出科学的理论结论。方法犹如过河的桥和船，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就无法到达河的彼岸。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曾经形象而深刻地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所谓一脉相承性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包括它们都具有共同尊奉的初级文本——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文本，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的价值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的信仰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等。马克思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研究”，是因为过去对此问题的研究多是从马克思如何进行叙述的角度展开，而且多是围绕《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展开。我们知道“叙述”以“研究”为先导，只有有科学的“研究”才会有正确的叙述。因此，对“研究方法”的研究比叙述方法更有意义。而关于马克思如何进行“研究”的全面的、总体的研究恰恰是关于马克思的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领域。

所谓“研究”完整的发生过程，笔者认为：（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过程。^①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以往也多是从研究方法与这一个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的关系来阐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感性）具体——抽象阶段是研究方法发生作用的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抽象——（理性）具体阶段既是研究方法又是叙述方法发生作用的阶段；第三种观点认为（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整个阶段是研究方法发生作用的阶段，这种观点并不否认抽象——（理性）具体阶段是叙述阶段，只是认为叙述阶段也是研究阶段，而且与第一阶段的研究并不相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阶段。第三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广义的研究方法”，与之对应的“狭义的研究方法”指的是第一种观点。这样区分其实是不准确的，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

本书赞同第三种观点，并将研究方法的发生过程确定为两个阶段：即（感性）具体——抽象阶段；抽象——（理性）

^① 马克思本人在阐述这两个阶段时用的是：具体——抽象——具体。从马克思的具体解释来看，前一个“具体”指的是感性形式的材料，后一个“具体”指的是理性形式的材料。为了避免混淆，本书分别在“具体”之前加上“（感性）”和“（理性）”。关于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

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所涉及，如关于研究方法包括哪些阶段问题上，学者们就有：具体——抽象——具体、具体——抽象、抽象——具体等不同观点。但同样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至此就停止了，没有进一步分析。如果从过程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那么，在每一阶段马克思又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这些思考的结果其实就是对马克思的整个方法论体系的研究。

对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作系统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按照方法的层次展开，一种是按照过程展开。按照方法的层次展开看起来逻辑结构清晰，但事实上是不可取的。因为事实上对方法的层次划分标准是相当模糊的，而且有时同一种方法会处于不同的逻辑层次，因而在实际阐述各种方法时会造成许多重复。因此，从过程的角度来勾画马克思的整个方法论体系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安排。

近日喜读郭强博士《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著作书稿，该著作是在其同名博士论文基础上，根据博士答辩委员会专家的意见修改补充而完成的。该著作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见解。该书的基本思路是从重新阐述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的经典论述入手，从研究过程的视角重新界定研究方法的含义，然后按照研究过程的展开顺序逐步阐述马克思的方法，最终勾画出马克思的整个方法论体系。从过程的视角看待研究方法，作者认为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一个过程（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两个阶段（感性具体——抽象；抽象——理性具体）、三个基本点（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从这一界定出发，该书分别对马克思如何从感性具体出发、如何获取概念和构建理性具体进行了阐述。

在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的一些重要方法进行了新的解释，如唯物史观的起源、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从事实出发的方法、分析方法、抽象方法等。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价值的话，其最有意义之处在于从过程的角度、研究方法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方法体系进行了探索。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设立除了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之外，还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话语系统。而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基础型研究，尤其是在方法论问题研究的创新成果还不多。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教社科〔2010〕2号）的文件，对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重点突出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突出当代、突出问题、突出方法，并且增加了一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新课。相信《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一书的出版，可以丰富和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认识，并且对即将开始的高等学校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开设有所启示和参考。

袁银传

2010年10月于武汉东湖珞珈山

目 录

序言 一部探讨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力作	袁银传 (1)
-------------------------	---------

第一章 绪论	(1)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内涵的初步界定	(1)
-----------------------	-----

一 论题来源及目标	(1)
-----------------	-----

二 研究方法的发生过程:(感性)具体—— 抽象——(理性)具体	(3)
--	-----

三 研究方法及相关概念关系辨析	(18)
-----------------------	------

第二节 如何研究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40)
------------------------	------

一 研究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视角	(40)
-----------------------	------

二 研究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文献依据	(46)
-------------------------	------

第三节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	(50)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的 研究方法的论述	(50)
-----------------------------------	------

二 中外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	(62)
----------------------------	------

第四节 研究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意义	(82)
-------------------------	------

第二章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起点	
-----------------	--

——从经验事实出发	(92)
-----------------	------

第一节 从经验事实出发的科学性	(92)
一 从经验事实出发——马克思的一贯主张	(92)
二 从事实出发中的价值问题	(101)
三 从事实出发中的假设问题	(113)
四 从事实出发中的整体与个体问题	(128)
第二节 选择经验事实的方法	(138)
一 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出发	(138)
二 从事实的典型形式出发	(146)
三 马克思搜集材料的方法	(156)
第三节 从事物的“内在理性”出发	(164)
一 从事物的“内在理性”出发与自我意识哲学、 思辨哲学的关系	(167)
二 从事物的“内在理性”出发与事物的特殊性	(184)
三 从事物的“内在理性”出发与唯物辩证法	(193)
第四节 从事物的“内在理性”出发的思想的来源	(204)
一 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	(205)
二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	(219)

第三章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核心

——科学抽象(概念)	(231)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概念的基本思想	(231)
一 概念与观念	(231)
二 概念与存在	(239)
第二节 马克思获取概念的方法	(245)
一 抽象法在获得概念中的作用	(247)
二 分析、综合在获取概念中的作用	(260)
三 归纳、演绎在获取概念中的作用	(269)

四 马克思定义概念的方法	(279)
第三节 马克思运用概念的特点	(291)
一 关于马克思著作中概念的模糊性问题	(291)
二 概念正确与否的判断方法	(302)
 第四章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终点——理性具体	(311)
第一节 马克思对具体的界定	(311)
一 现实具体	(311)
二 感性具体	(315)
三 理性具体	(316)
第二节 构建理性具体的方法	(322)
一 确定起点概念的方法	(322)
二 确定概念上升顺序的方法	(336)
三 从抽象概念向具体概念上升的动力	(353)
第三节 理性具体的评价方法	(361)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评价	(361)
二 真伪优劣评价	(369)
 参考文献	(382)
 后记	(39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方法内涵的初步界定

一 论题来源及目标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一文中写道：“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讨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①

本书旨在探讨马克思在此处所说的“研究”在方法层面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阐述马克思本人是如何研究问题的，即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尝试从研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重新阐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关于为什么从研究发生的角度来阐释此问题的原因将在后文中专题说明。

本书阐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强调两点：第一点强调的是马克思本人，即本书所说的研究方法都是马克思本人的，而不是别的思想家的。第二点强调的是“研究”，之所以强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性”，并不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观点和具体结论完全相同，而是指其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内在精神的完全一致。就内在精神和基本方法而言，主要是唯物辩证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科学的批判精神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关于马克思的方法论，学界有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曾就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提出过经典的论断，即“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从马克思这一表述可以看出，研究方法是叙述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的方法论。但是以往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研究与叙述、上升与下降、分析与综合等问题上，对马克思如何进行叙述的研究比较多，而对研究方法的研究比较少。究其原因，是由于将马克思所说的研究方法简单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方法。这一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关于研究的论述的关键，其次是没有充分的文本依据。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是对研究过程的描述，完成一项研究过程需要多种方法综合运用才能做到。因而，如果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就是研究方法的话，那么，研究方法就应该是关于方法的总称，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具体阶段。三个基本点：即研究方法的起点，对应第一阶段的起点——（感性）具体；研究方法的核心，对应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转折点——抽象；研究方法的终点，对应第二阶段的终点——（理性）具体。

在（感性）具体——抽象阶段，科学研究有着多重的任务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如何从（感性）具体出发、从什么样的（感性）具体出发。另外还有事实与价值、事实与假设、整体与部分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是一切科学研究在开始时必须解决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因此，在（感性）具体——抽象阶段，笔者首先阐述了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解决了材料处理的基本原则之后，就是如何处理材料的具体方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尝试围绕马克思如何获得抽象或概念的方法展开。这不仅涉及马克思如何运用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而且也涉及马克思关于什么是概念、如何定义概念、如何判断概念等思想。

在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抽象（概念）的相关思想之后，笔者尝试阐述马克思如何获得（理性）具体的思想。这一问题又可具体分为什么是（理性）具体、如何构建（理性）具体、如何评价（理性）具体等。

二 研究方法的发生过程：（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

由于本文尝试从研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阐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说的“研究”在方法层面的内涵，那么，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的完整过程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走过的两条

道路”谈起。

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走过的两条道路”，第一条指的是：“经济学家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① 第一条道路一般被简称为：（感性）具体——抽象。第二条指的是：“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② 第二条道路一般被简称为：抽象——（理性）具体。从马克思的解释看，“抽象”指的是分工、货币、价值等范畴；而（理性）具体指的是由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体系。因此，当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抽象与范畴、概念同义，（理性）具体与概念体系或理论同义。

就科学研究来说，其最终目的和最高形式也就是用一个概念体系或理论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个概念体系或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理性）具体”。从现有的学科发展看，能否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从思想史来看，实际上能够独立构建一个成功的理论体系的思想家并不多，多数研究只是解决了整个理论体系中的若干方面的问题。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的形成标志着研究工作形式上的完成。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结合思想史，这其实也是其他学科发展的模式。因此，将形成（理性）具体或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② 同上。

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的终点是恰当的。

那么科学研究过程的起点和途径是什么呢？我们试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加以探讨。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那么，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的（理性）具体的形成途径是什么呢？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具体”，还是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的综合——“（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呢？如果说是“（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又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的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呢？

马克思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马克思以人口为例分析了这个过程，他说：“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地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③

如果没有从完整的表象中获得的抽象规定，那么具体的再现中的规定又从何处获得呢？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是由抽象的范畴形成的，而这一途径是抽象——（理性）具体，而这一途径中的抽象又是由（感性）具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抽象这一过程的结果提供的。因此，就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来说，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是：（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

虽然马克思说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但就这个过程的基本点和路径来说，对其他学科也具有适用性。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抽象或范畴都来源于（感性）具体，但就人类的认识来说，（感性）具体是抽象范畴的一个重要来源。从认识发展史看，人们最早和最原始的研究多是遵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人们倾向于从多种多样的现象中寻求共同点，如古代哲学普遍存在着用个别元素或物体来描述世界的结构和发展的倾向。科学研究一旦超出了最初阶段，其表现形式就是以概念为核心的思维活动。如果说早期的范畴或概念还有一定的直观性，那么，随着认识的发展，概念会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日常经验，数学在各个学科的广泛应用就是一个明证。也就是说在现代科学研究活动中，概念的运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抽象——（理性）具体的研究阶段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

由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就某个（理性）具体的形成来说，并不一定要完整地经历“（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过程。就个人的研究经历来说，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从（感性）具体开始，获得概念以后再去构建理论体系，而往往是从已有的概念或范畴开始，直接去构建理论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感性）具体——抽象”的研究过程在特定研究领域就不再发挥作用了。事实上，随着该领域的研究进展，首先被突破的就是概念或范畴本身，有的概念内涵被修改了，有的概念则被抛弃了，如物理字中的“燃素”、“以太”等概念，一些全新的概念被发明

出来了。而这些突破或创新就是以新的事实为依据形成了新概念或旧概念的新内涵。这在科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无论是正在形成的学科，还是比较成熟的学科，从经验材料中不断概括出新的范畴、概念或修改已有概念的内涵都是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内容。与从范畴或概念构建理论体系的研究活动相比，（感性）具体——抽象阶段仍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因而是研究过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感性）具体——抽象”这一阶段仍然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而作为完整的研究过程“（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仍然是成立的。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又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是错误的呢？这是从构建理论体系的角度讲的。马克思指出：“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①可见，从实在和具体开始形成抽象的过程虽能得到相关的概念或范畴，但并不能解决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对于构建理论体系来说，获得这些概念和范畴固然是前提，但如果研究工作仅仅停留在这一阶段，那么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了解还是片面的、贫乏的，因为每一个概念或范畴只是对对象的单个侧面或单个关系的描述，而关于各个侧面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构成有机整体的，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并不了解。正如黑格尔所说，将肉分解为碳、氧固然使我们知道了肉的构成要素，但是如果要全面地了解肉的结构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